

见到程夕兵是5月的一个下午。走进他的家庭农场,只见那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,放着几张旧沙发和旧椅子。我们的话题从习近平总书记来小岗村考察谈起。“那是10年前,4月25日”,程夕兵清楚地记得这一天。习近平总书记来小岗村考察,来到他的田头,与他亲切地拉家常。如今10年过去了,程夕兵回忆起来,仍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。

程夕兵是小岗村的种粮大户,现在已经60多岁。常年的户外劳作让他面色黧黑。他手上布满老茧,话不多,纯朴憨厚。当年,村里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时,他才十几岁。大包干之前,小岗村穷得叮当响,村民年年外出讨饭。在他幼年的记忆中,饥饿如影随形,如同噩梦。大包干之后,小岗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,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但小岗人并不满足于吃饱肚子。早在沈浩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时,就开始推动土地流转,发展现代化农业。程夕兵积极响应。当时,打工潮兴起,村里出现了许多抛荒的土地。这让他心痛不已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,当年家里分到承包地的情景,他一直难忘。说干就干,程夕兵开始挨家挨户谈流转合作,第一次便签下了80多亩地。我问,花了多少钱?他说,1万多元。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!几乎掏空了他的全部家底。

开始,老婆孩子坚决反对,说,你这样干,太冒险,日子不过啦?在他们看来,守着几亩地,吃饱肚子,衣食无忧,何必去冒险?但老程认准了,建设高标准农田,实现机械化,这是方向,也是从温饱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。

然而,开局并不顺利。“第一年就干亏了!”程夕兵说。老天好像存心和他过不去。当年签下土地时是7月,季节已晚,加上遇灾,先早

“近些年我常常想起一道墙,碎砖头垒的……那道墙很长……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里去。小巷的拐角处有一盏街灯……”

汪 渔
随手翻读史铁生的作品,一下想起了曾经的金银花巷、曾经的老墙、曾经的“灯”。

那几年,每逢规定的日子,我就会乘坐乡间的客车赶往县城,住进两元一晚的“教工之家”。然后,穿过东街,左拐进入一道高墙深巷,再右拐进入金银花巷。

金银花巷真名叫戴家巷、庞家巷或大夫巷。巷子不宽,却很悠长。两侧是一人多高的砖墙,碎砖堆叠的墙体不知砌进了多少岁月风雨。阳光从两边把老墙的影子投到青石板小道上。

那些从乡间赶来的年轻而匆忙的脚步,就这样踩着老墙的影子,从巷子那头奔往巷子那头。

脚步止于巷尾的汉丰三校。汉丰三校,是固定的考场,那里亮着的“灯”,叫自考。

一个中师毕业生,每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对于许多分配到乡村的男生来说,要想改变命运,自考就成了首选。

急于赶考的年轻人,是没有心情欣赏风景的。

终于有一次,嗅觉先于视觉发现了新大陆。甫进小巷,似有幽幽香气扑来,初则若有若无,继而沁人心脾。余光一扫,竟见两侧墙上,密密匝匝的叶片倾泻而下,铺成满墙翠绿,星星点点的小花或黄或白,闪着细碎静谧的光芒。

“这叫金银花。”擦身而过的大爷说。

自此,无论上半年赶考时见着花,还是下半年赶考时见着藤,心里都有一句默默的招呼:

“嘿,金银花!”

随着参考次数增多,考场环境越来越熟,原来生疏的“考友”逐渐变成熟人。毕业后散在各地的部分同学,也在这里重新联系上。再次经过小巷的时候,大家的脚步不再那么急促,有时还边走边交流些信息。

自考完专科,我又自考了本科。人生兜兜转转,自考岁月早已过去,中师生的历史也已过去。曾经的县城成了三峡水库的一部分,金银花巷已在水底。记得有一次,重逢了当年的“考友”谢老师。他年少丧父,上有母亲,下有弟妹。中师毕业,自考专科,学了法律,自考本科,又学了英语,在大家的惊诧中,一气读了硕士、博士,而今已是博导。

今天我所工作的单位,博士学位者不在少数。一个没能参加高考的人,从乡村考进县城,从县城进入城市,从小城市考到大城市,与众多博士为伍。我格外庆幸,倍感珍惜。

我理解,史铁生笔下的“墙”,即生命中的阻碍,当你从抗拒墙转变为接受墙之后,便与生命达成了和解。

我知道,金银花,又名忍冬。忍冬,忍受过冬天,才会开出金花银花。

后涝,稻子从抽穗到成熟,就没见过阳光。程夕兵亏了将近1万元,全部投资几乎都打了水漂。

这一来,有人看起他的笑话,程夕兵自己更是“压力山大”。但他不肯服输,心里默默盘算着走一步更大的棋。到了秋天,他不声不响地又签下了100多亩土地,承包土地总面积达到200多亩。还借钱买起了大型拖拉机。这在村里又是头一个。有人劝他说,你不要命了,背了一屁股债,将来咋还啊? 可程夕兵种地多年,深知土地从不会辜负有心人。

在采访中,有人告诉我,老程这人特别能扛事。这么大的压力,一般人肯定垮了,但他硬是咬牙扛了下来。

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,第二年,程夕兵便赚了七八万元。尝到了甜头,索性甩开膀子大干起来。第三年,他又签下了360多亩土地。这一年,赶上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。粮食丰收,收入飞速增长。如今,程夕兵已经承包了1100多亩地,成为凤阳县的种粮大户。他还购买了全套的农业机械。除了拖拉机,还有平整机、选根机、灭茬机、播种机、烘干机、无人机,以及大型重卡等,一应俱全。

初夏,旅行到湘粤交界的云冰山,在山顶看到一处苔藓景致。苔层约有20厘米厚,很宽很厚的一片苔藓群。听管护人员说,高山寒区的苔藓生长状态是以百年计的,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苔藓的一点变化。

那一刻,心突然飞到了另一片遥远的苔藓地。

10多年前,我去北部边地体验生活,沿山行进。山脉东西绵延,山脊形成南北界线。北坡山腰上,是一串哨所。

从山下往山上眺望,好像并不遥远。上了车,七拐八弯,忽上忽下,许久到不了要去的点位。车行数里,不见树木。

这环境叫人难耐。听说,看树、看绿叶、成了边防士兵极其奢侈又渴慕的事情。每次休假或出勤到山下的机关,他们都要痴情地观看一棵树,甚至抱了又抱。我们一路聊着对草木的感受,时间变得快起来,没过多久就到了第一个哨所。

这里有5名士兵,除了在瞭望执勤的,其他人都出门列队迎接我们。因为巡逻日晒风吹,他们的脸跟周围的山体几乎是一个颜色,红褐偏黑,布着皱纹。很久没有见到外面来了的人了,他们激动又热情,紧紧握着我们的手。手是粗糙的,足见边关生活的粗砺和硬铮。

车给哨所带了一些物资。我们一箱箱往屋里搬。屋子很小,容不下多少人,所以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哨楼在屋后的坡上。一同来的任参谋用电话跟正在执勤的战士通话,说我们上来看看你们。

上坡是条“之”字形台阶,那是几代哨所人用石头砌成的。台阶两边是陡峭的山坡,还用绳子拉了两道线,不让踩到台阶外面。山体上有一层绿茸茸的东西,黄绿晶莹,不是很宽,两边合起来半个篮球场的样子。这是什么?好像铺了一张军绿色的毛毯。

仿佛一点偶然长出的植被雏形,根本不起眼。我觉得有些异样,就问走在后面的哨长小庞。他告诉我,这是苔藓。因为北坡背风,日照时间短,保存了一定的湿度,所以苔藓得以长成,形成了苔藓群。

啊,苔藓,竟会长在这样苍凉的地方。

我饶有兴趣地向小庞了解,这里以

土地情
季 宇

谈话间,几只毛茸茸的小鸭子从敞开的门外走进来,摇摇摆摆的样子甚是可爱。老程上前捉住它们,拿在手中轻轻抚摸。“这批小鸭子共600多只,刚刚孵出来,准备放在稻田里喂养。”老程说,“这叫‘生态种养’。鸭子放到水田里,既可以吃杂草、害虫,粪便还可以肥田,从而形成生态循环。”说到这里,老程把这些小鸭子放到门外,看着它们远去,疲惫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。

老程的家庭农场主要劳动力只有两人,一个是老程,还有一个是他的女婿周地帅。小伙子1990年出生,今年36岁。圆脸,大眼睛,身材壮实。见到他时,他刚放下手中的活计,身上布满了灰土。老程的家庭农场已步入机械化和智能化,这一切都离不开小周。“现在新东西太多了,”老程说,“很多高科技我都不懂,只能靠他们年轻人。”

小周中专毕业,爱动脑子,喜欢钻研。2019年老程买了第一架无人机,就是小周一手操办。之前他们请人用无人机来给农田打过药,租金挺贵。于是决定自己买。当时无人机价格不菲,一架需要六七万元。虽然投入大,但工作效率高,经济上也划算。两年

前有苔藓吗?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?小庞望着我说,他上山那年就有了,长不茂盛,始终是这个薄薄的样子。小庞是名三期士官,一直在山上,对北坡的沟沟岔岔了如指掌。

见我疑惑,小庞说等一下,去屋里取个东西。他拿来一本影集,找到一张照片,这是他当新兵那年照的,背景就是这片毛茸茸的苔藓。我看过去,那时的苔藓长势跟现在差不多,没见茂密多少。

苔藓怎么长得这么慢呢?我喃喃自语道。

一旁的任参谋接过话,他在边防干了16年了,在哨所也待过几年,那时的苔藓基本也是这个样子。苔藓孢子在北坡这种土壤里很难生长,从发芽到冒绿、长绒、形成苔面,差不多要六七十年的时间。我问他,为什么认定是这个时间?你来这里还不到20年啊!

他说,是听他们班长讲的,班长也是听他们的班长讲的,再早的时候,老兵们都没见过苔藓。任参谋激越地讲了下去——北坡一带历来是我们的土地,过去管控力量薄弱,那边的人、马、牛羊时有进出,坡上尘土飞扬。新中国成立后,加强边防建设,改进了管控手段,一茬茬官兵接续守护。没有外部侵扰,北坡复归宁静,慢慢长出了苔藓,一年一年,形成了苔面。

哦,原来是这样,真不简单。

大家愉快地聊着,守护在北坡,有苔藓相伴,是开心的、满足的。早些时候,士兵从各自家乡带树苗上山,把饮用水节省下来浇灌,但是,没栽活一棵。没想到,多年后,北坡竟长出了一片苔藓。

祖先造的“藓”字,很有先见,一种鲜见的草。

下山时,我不停回头观望北坡上的苔藓……

10多年过去了。有苔藓相伴的北坡的士兵,一直让我难忘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周舒艺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和难熬的孤独
歌够柴火
于一块石头上坐下来,听鸟鸣,看流水
人间的事情就变少了
偶尔也翻翻随身携带的书籍
无欲无求
那样更好。夕光落在身上
然后撤走
也更好。夜宿山间木屋
也好。所思念的那人
走进梦里更好
我把采集到的草药,熬到天亮
我悄然体味到了日出前
人间的苦味

后,他们又买了第二架,不仅能打药,还能播种。

小周话不多,问一句,答一句,可谈起机械设备,却像打开了话匣子,如数家珍。他带着我们参观农场的机械设备,一边走,一边介绍。院子里有一座醒目的大型建筑,如同工厂里的车间。这是育秧中心,或者叫循环式立体育秧房。“去年刚建成,”小周很兴奋,“在整个滁州市是第一家。”育秧中心占地700平方米,建有4个育苗床,上下几十层,生产的秧苗可供400亩地之用,而且是全自动化管理,依靠机械臂转运苗盘,同时自动补水,自动调温。“在手机上就可以调控,哪怕是人在外地。”小周一边介绍,一边用手比画着演示。

1100多亩地,从种到收,仅靠两个人,肯定很辛苦。我问小周累不累,他说咋不累哩。一年到头,只有农闲了才能休息。我问他休息时候干什么。他说在家歇着,陪陪孩子。又问他有何爱好。“我就爱种地。”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。更意外的是,当我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,你羡慕他们吗?他说:“我羡慕他们?他们还羡慕我哩!”这话听上去颇有些牛气。这种牛气,或者说是幸福感,从何而来?我想,或许可以从那些先进的机械设备、翱翔蓝天的无人机、育苗机上绿油油的秧苗,以及一望无际的金灿灿麦浪中找到答案。

“土地从不骗人,只要你肯干。”临别时,程夕兵对我说。眼下,他正在谋划更大的棋局,打算去肥东承包1.1万亩地。他说,摊子大了,逼得你向前走,停不下来。“走,就是希望;干,才有前途。”他的话语朴实无华,却透着脚踏实地的坚实,如同他承包的土地。



▲中国画《清夏》,作者赵望云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我一直以为,封龙山离北京很远。对封龙山的印象,是因为汉代的《祀三公山碑》《白石神君碑》和《封龙山颂》。直到来了河北石家庄,当地朋友建议:“封龙山很近,去看一下吗?”“当然,去!”我毫不犹豫。

封龙山位于石家庄市区西南约15公里,地处鹿泉区南端与元氏县交界处。传说大禹治水时将兴风作浪的蛟龙封于此山,因而得名“封龙山”。封龙山人文内涵丰富,汉、唐以来修建了多处寺院,开凿了大小石窟,仅在山北麓鹿泉区境内的遗迹就有多处。

封龙山一带的石刻遗存分为“汉碑”和“历代石刻”。后者为摩崖题刻,总量有百余处。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汉碑原有七通,今存两通:即《祀三公山碑》和《白石神君碑》,是河北境内仅存的两通汉代碑刻。现在被保护于封龙书院的汉碑亭中。其他或原石早已毁失,或下落不明,只剩下历史记载,所幸有的还存有拓片。

立于东汉元初四年(公元117年)的《祀三公山碑》,距今已有1900多年,是汉代碑刻中为数不多但极有名的篆书。此碑刻得极深,因此多数字仍然十分清晰。后人学习《祀三公山碑》书法的人很多,或临摹整碑,或采集碑文字词联成对联,成为创作的灵感和素材。《祀三公山碑》祭祀的是离封龙山不远的三公山,原立于封龙山下三公庙内。在古人的信仰中,大山有聚水气、兴云雨的自然功能。干旱时,这里往往成为吏民祈祷求雨的圣地。历史上,常山郡的最高长官在元氏县令的陪同下,就近择名山而祭,为百姓求雨。为纪念这些事件而树碑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
在元氏县境内,官民祭祀的山不止一座三公山,还有灵山、无极山、白石山等。

《白石神君碑》祭祀的就是白石山。和《祀三公山碑》不同,立于东汉光和六年(公元183年)的《白石神君碑》有一个华丽的碑头,三角形碑额顶部各镂空雕刻一条龙,两条龙腹下还各有一个仙人托举着龙身。相比之下,《白石

去年春天,亲戚家的孩子考入了一家单位。到底去不去上班,家里意见不一。赞成者说,有正式编制,收入稳定,岗位也合适。反对者说,离家远,工资不高,是“冷板凳”。亲戚征求我的意见,我说,孩子若是真有出息,“冷板凳”也能坐热,若没出息,“热板凳”也会坐冷。最后,孩子决定去。为示鼓励,我给孩子写了个条幅:“宰相多起于州县,将军多出自士卒。”

陈 鲁 民
按诸史册,古今中外许多事业成功者都曾坐过“冷板凳”。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终身在图书馆工作,且乐此不疲,他说,“如果有天堂,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当过7年瑞士专利局的小职员,如今到这里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,都要慕名在爱因斯坦坐过的“冷板凳”上坐一坐。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曾在一所普通农校做过多年老师,默默无闻,勤勤恳恳。还有史学家司马迁、东晋名相谢安、画家梵高等,按照某些人的“成败观”,他们都曾是“冷板凳”的常客。

史学家范文澜提出过“二冷”的说法,一冷是“坐冷板凳”,二冷是“吃冷猪肉”(旧时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文庙,分享祭礼的冷猪肉)。学界则一直流行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说法。这些治学箴言,正是人生修行的生动比喻。对那些有作为者来说,“冷板凳”绝不是命运的放逐,而是沉淀力量的道场,谁能将其坐热,谁就会在岁月长河里收获滚烫人生。

把“冷板凳”坐热,是坚定意志的“变现”。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从19岁时就把目标定为造机器人,当时几乎没人看好。刚创业时,白手起家,四处碰壁;开始量产时,贷款无门,销路不畅,遭人质疑……但他都没有动摇,咬牙顶住,一路走来,终于取得了巨大成功,宇树科技也成了足式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领域领军企业。从冷门到热门,梦想的蝶变正是对他坚韧意志的褒奖。

把“冷板凳”坐热,能带来人生价值的提升。“中国龙芯之母”黄令仪,一辈子深耕半导体领域,在技术封锁、资金短缺、被人质疑的困境中默默坚守,矢志不渝,终于让中国“龙芯”横空出世,惊艳世界。“冷板凳”之“冷”,往往暗示着道路艰险、罕有人至。然而,一旦厚积薄发,“冷板凳”亦能成为人生价值极有力的孵化器。

把“冷板凳”坐热,也是个人心境的修行场。人心最易浮躁,因此总是有人热衷走捷径、追热点,不愿沉下心做打基础、利长远的事。电影导演饺子,为打造动画精品,曾蛰伏在家3年半,苦心孤诣,精雕细琢,终于换来了《哪吒2》的大放异彩。坐得住“冷板凳”,是拥有不被名利所惑、不被浮躁所扰的心境,是“博观而约取”的大智慧。

把“冷板凳”坐热,从来不是被动等待,而是主动沉淀。它需要稳扎稳打的耐心、细水长流的恒心,在寂寞中积蓄力量,需要精益求精的追求,在钻研中提升能力,更需要不忘初心的坚守,在困境中笃定方向。当我们在“冷板凳”上沉下心、俯下身,用汗水浇灌希望,终会发现,那些受过的冷落、遇到过的冷眼,都将化为照亮前路的光,“冷板凳”似乎也也成为人生辉煌的起点。

时光如梭,一年过去了。亲戚家的孩子上班后积极肯干,利用其计算机方面的特长,开发了两个软件,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,因此被相关部门看中。得知此事,我有感而发,又手书《菜根谭》一联相赠:“热闻中着一冷眼,便省许多苦心思;冷落处存一热心,使得许多真趣味。”

金台随感

神君碑》保存得更为完好,碑额阳刻篆书“白石神君碑”5个大字清晰无损。

从汉代到清代,这些古碑经历了被丢弃与被发现的过程。清代金石书画家黄易作过一幅《三公山移碑图》,画面上是几个人肩挑背扛移碑的场景。祀三公山碑被丢弃于何时,无人知晓。据说,乾隆三十九年(公元1774年),元氏县令王治歧在城外野坡访得后移置于城内。上世纪50年代末,有人办石灰厂,盯上了这块“石头”,一锤子下去,碑的左下角被砸掉,办厂的人发现它不是石灰石,不能烧石灰,于是得以幸存。上世纪70年代,它被转移到正定隆兴寺院内埋藏。80年代末,又被相关人员运回来放置在封龙山上。

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习书法的学生跟着我来到这里。在封龙书院的大门外看到元好问的雕像,我问这些年轻人:“你们知道元好问吗?”他们面面相觑。我说:“那你们肯定知道‘问世间,情是何物’吧?”他们点头。

有时候,上了年纪的人会主观地认为,这些00后的孩子不喜欢传统,也不懂传统。但是从他们探究的眼神中,我知道他们不是不喜欢,只是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传统文化如何与自己发生联系。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也要明白:年轻人需要的不是被指责,而是传承与托付。

这些充满好奇心的大学生来到这两通汉碑前,一来是到封龙山探访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,面对面地领略千年古县元氏的文化底蕴;二来,可以从汉碑中汲取营养,或研究历史,或诵读辞章,或研究制度。

临下山,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:一、封龙山有多少金石?二、是否有墓录?哪些是没著录过的?三、历史上的金石学著作是如何评价《祀三公山碑》的?四、历史上有哪些书家受了《祀三公山碑》的影响?五、完整地按照原章法临一遍《祀三公山碑》。六、用《祀三公山碑》中的字和书法风格创作一些作品。

我相信,他们一定能够完成。